

李忠义

偏芦桥

在老家，大凡有名字的地方，皆有出处和由头，而偏芦桥既没随风飘曳的芦苇，亦无小桥流水人家，为啥叫这名字，却无人说得上来。

偏芦桥是条山沟，在村东南，长约两公里。

两边是山，南边生子岭，北边渔夫岭。

两座山皆由石头构成，又都与人和水有关

系，山顶至今还有船锚的痕迹。生子岭和渔夫岭皆为南北走向，偏芦桥沟夹在中间，两山遥相呼应。

偏芦桥沟底草木枝繁叶茂，溪流潺潺，小

鱼小虾清晰可见，中草药遍布，颇有陶渊明

笔下“桃花源”的味道。南方的“踩穴”先

生路，惊喜不已，偷偷在某处做了记号。偏

芦桥沟名不见经传，但人们凭借着丰富的想

象力，集名气、灵气于一体，令这道山沟充满

了神秘。

偏芦桥的白鱠，就被传得活灵活现，说白

鱠在山泉旁边的水湾里卧着，头部像水桶，眼

睛如灯笼，多年修炼成了精。山泉位于偏芦

桥最东段，笔架山的半坡上，泉眼硕大，长年

经流不息。泉水清澈甘甜，淌进一个方形水

湾里，被人们奉为神泉。泉水神奇，天气再冷

也不上冻，慢慢流向沟底聚成小溪，进而汇入

村东的河流。善良的白鱠精是山泉的保护

神，有其存在，泉水才会源源不断流淌。有人

却对白鱠不恭不敬，时常向泉水里撒尿，到水

湾里洗澡，结果惹得白鱠大怒。忽有一夜，电

闪雷鸣，暴雨突降，洪水滚滚而来。借着漫天

的大雨，白鱠精腾空而起，飞上了天。有人说，

那道泉眼直接通向北海，白鱠精去了辽阔的

大海。从此那神泉与其他泉水无二，变得苟延残喘。终有一日，泉水不再喷涌，水湾干

了个底朝天。

传说这是传说，故事是故事。我没见过传说

的白鱠，但在苇湾里的黑鱠捉过不少。那

黑不溜秋的东西，专喜欢往淤泥里钻。抓黑

鱠的是黑鱠的血，把黑鱠血滴到纸上抹开

晾干，遇上磕伤划伤的，贴上一块，血立马就

止住了。白鱠应该跟黑鱠同类，它怎么会腾

云驾雾呢？

偏芦桥沟的传说和故事子虚乌有，不少动

物在这里栖息却是事实。我小时候到偏芦桥

沟附近的山上捉蝎子，挖草药，常见野兔不时

从草丛里窜出，山鸡“咕咕”叫着腾空而起，不

知名的鸟儿在枝头上跳来跳去。几乎每个冬

天，都有獾被捕获。这贼眉鼠眼的家伙喜欢糟

蹋地里的庄稼，惹得人人愤恨。獾是冬眠动物。

气温骤降，天上飘着雪花，空闲下来的人们

三五成群，漫山寻找獾的洞穴，大有群起而

诛的架势。身体肥硕、胖如猪仔的野獾，被拉

回村里刨膛，挖肚，剥皮，冲洗干净，剁吧剁吧

下了锅。獾内土腥味十足。獾油却被人们视

为珍宝，止疼消炎，治疗烫伤有奇效。

“四条肥腿慢慢摇，尖尖嘴儿把人咬。”关

于鼈的谜语和歇后语，不少人都能说出几

条。偏芦桥沟里溪水清清，水流不急不缓，不

深不浅，不宽不窄，鱼虾在溪中游荡觅食，鼈

们赶来“凑热闹”，在溪边繁衍生息，憨态可掬

的鼈出现在眼前，捉鼈的时候要分外当心，免

得被其咬着手指头。假如真的被咬住了，急

忙将鼈浸入较深的水中，或用头发丝插入鼈

的鼻孔，鼈都会即刻松口。我弟弟曾在偏芦

桥沟里捉过蟹，他想给生病的姥爷熬顿鳖汤

喝。一只小盆口大的鼈很快进入视线，他毫

不犹豫地上前捉住了它，满心欢喜地提溜着

往家走。

在村里人朴素的意识里，偏芦桥沟不单是

条沟，它宽数百米，沟坡缓缓的，水土不易

流失。于是，村里成立了林业队，在坡上辟出

层层梯田，全都栽上了果树。我记事的时候，

果树已经结果了。果树种类不少，仅苹果就

有大国光、小国光、红香蕉、黄金帅、华皮子等

品种，另有杏树、桃树、梨树、枣树等。核桃树

好像只有一棵，长在“林业屋子”的旁边，每次

结不了几个果子。苹果树开花时节，偏芦桥

沟里煞是好看，雪白的花儿点缀在绿叶中间，

蜜蜂在花丛里飞来飞去。高中毕业的明蛋在

林业队里“诗情大发”，抿了抿厚厚的嘴唇，咧

着破锣嗓子吆喝上两句。众人掩嘴失笑：“你

连个媳妇都没混上，还有心思瞎咧咧。”

惯了庄稼地里的锄耙子，就想到偏芦桥沟走一遭。热衷于此的是那些情窦初开的

姑娘和小伙子，挤破头地往里钻。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这正应了作家所说的“集体劳动好，把爱情来产生。”偏芦桥沟是青年男女向

往的伊甸园，上演过几场波澜壮阔的爱情剧。

龇牙咧嘴、说话漏风的满财，受益最大，

找到了自己“相好的”。有些姑娘的父母百般

阻拦，怎奈生米已做成熟饭。林业队长誓将

好人做到底，先是装痴卖傻说不知情，无计可施时说：“谁让你闺女不等上车，就先买上了

票！”偷偷摸摸溜进果园的半大小子，牵挂的

是那些挂满枝头的苹果。找个偏僻的地方，

钻到树下。有人被护林人抓住，带到了林业

队长面前。队长故作严肃，装模作样地数落

两句，然后轻描淡写地对护林人说：“吃几个

就吃几个吧，都是村里的孩子。”

偏芦桥沟始终留在我记忆里。多年前，大

舅承包了偏芦桥沟北沿的林地，分给我家一

块，父亲栽种了七八十棵栗子树。去年秋天回

家收栗子，我沿着沟沿就近转了转，山依旧在，

沟依旧在，我的童年却如同那“林业屋子”不

在了。我往远处走，不知道当年的“神泉”，还

在不在？



王咏

我想起我自己，必须想起来你

(外一首)

黄县路12号。这是一座老舍
这里曾住过人民艺术家老舍
无论市声怎样喧闹
无论时光如何斑驳
骆驼祥子和他的洋车
始终，载着老舍先生在青岛的
那段岁月……

四季流转，这里总如诗般静谧
攀援在粗粝石墙上的一层层绿
披着风雨，阳光和月影
从角落，从缝隙，自由地蔓延到
心灵

但它们不是风景
是老舍和老舍先生，给予我们
的不老记忆

依赖房间里存留的亲切
用想象，还原那些早已沉淀的
昼夜

虽没有了热茶的氤氲
鼻翼里，依然可以呼吸到如初的
墨香

真实的细节，虚构的情节
在泛黄手稿的字里行间
一笔一画，演绎着人间疾苦
诠释着先生高貴的悲悯之心
剖解过人性及社会的笔锋
至今，淋漓着滚烫的血滴
甚至，那盏不再光明的台灯
穿透世纪的尘埃，足够将我们
的灵魂照亮

生命与时光一样，一去无返
惟有文字拥有复活的力量
我想起我自己
必须想起来你
老舍先生，还有这座老舍
我来看看你们，也看看成长着
的自己……

骆驼祥子博物馆的留言

在骆驼祥子博物馆翻看游客
留言

有写着，某某到此一游
有写着，某某和某某到此一游
有写着，某某向老舍先生致敬
有写着，某某和某某向老舍先生
致敬

只有一个人写
我是小福子
请老舍先生安排祥子
带我回家



■俯瞰老城 薛波

何效杰

崔均鸣

与李清照“对话”

我读中学的时候，家住吉林省东辽县白泉小街。那是一处城乡接合部，小街的西头是繁华的县城，小街的东头则是一个寂寞的山坡。山坡上长满了杂树和野草，其间也有一些地块被开垦出来，种了庄稼。山坡下有一个赵家村，村里住了近五十户的人家。准确地说，我家的房子其实是建在赵家村的地盘上。赵家村几乎每家的院里都有一口压水井，而我家及附近的几户人家则没有。不是不想有，而是因为地势太高，试着打了几次井，都打不出水来。无奈之下，只好到相邻的赵家村的马婶家去挑水吃。

马婶家的井水清澈甘冽，且水源充足，不仅充分满足了自家的需要，还保障了住在半山坡上的黄姓、刘姓、崔姓三家的生活用水。接下来几年，马婶家的小二丫考上了四平师范学校、黄家的小英子考上了吉林警察干部学校、刘家的小吉元去河南上了大学，我则被青岛的一所大学录取。毕业后，个个吃上了“皇粮”，人人捧上了“铁饭碗”。马婶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她家的井是一口聪明井，这口井的井水每一滴都是聪明水。马婶家的儿子虽然学业平平，成绩一般，高中毕业后娶妻生子，以做豆腐谋生。但是，她的儿子所做的豆腐也是从这口井取水，做出的豆腐取名“聪明豆腐”。同样的斤两，“聪明豆腐”就比其他豆腐卖得贵，且卖得快。马叔叔也用这口井给小院的菜园子浇水，收获

后，把那些“聪明菜”担到街里的市场上叫卖，同样是抢手货。

喝着聪明井水长大的孩子们，陆陆续续离开了赵家村，离开了白泉小街，离开了东辽县。小英子在长春当了一名警察后，很快便把父母接到了身边；小吉元把家安在郑州后，父母也跟了过去；我的父亲退休后，也回到了山东老家；马婶家的小二丫虽然走得不远，但也在二十公里外的辽源市某小学当上了一名数学老师，继而嫁了人，生了娃，日子过得顺风顺水。尽管如此，据说喝聪明井水的人并没有减少，特别是赵家村里有学童的家庭，即使自家有压水井，也要到马婶家里来挑水喝。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白泉小街的联系越来越少，许多事物也开始模糊。但是，关于聪明井的印象却不曾磨灭。还有马婶，她那份永远挂在脸上的笑容和自信构成了我少年时代里最深刻的记忆。

2009年夏天，我带上妻子和女儿回到了白泉小街，回到赵家村拜访马婶。那一天，马婶因意外见到我们而特别高兴。她从炕柜里神情庄重地掏出了一个略显干瘪的苹果递给我的女儿。马婶指着小院东南角的几棵苹果树说，果子是上一年秋天从这棵果树上摘下来的，一直没舍得吃，就剩下一个了。她催促女儿赶紧吃了，“吃了聪明井水长大的。通过交谈，我得知：马叔

叔已经在头几年去世了，家中的菜园没人打理，便只好种了几棵苹果树。做豆腐的儿子还在做“聪明豆腐”，但已经在白泉小街上买了楼房；小二丫在辽源市生活得很惬意，刚刚评上了模范教师。马叔去世后，儿子和女儿都希望她搬离这个老宅，和他们一起“搭伙”过，但都被马婶谢绝了。“每天都有人来打水，我若离开了这里，不合适。”马婶如是说。

2019年夏天，我回东北参加中学同学毕业35周年聚会，再次抽空去赵家村看望马婶，但马家小院已经是人去屋空。屋子窗破门坏，院子杂草丛生。那口聪明井的井头已经锈迹斑斑了，压水柄也不见了踪影。路过的一位村民告诉我，马婶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马婶去世那年，赵家村便通过上了自来水，从此以后，这口井便渐渐被废弃了。关于聪明井的种种传说，那位村民也曾听说过一些，但却流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神情。他说，现在大学都扩招了，喝不喝聪明水，基本都能考上。再说了，考上大学也不见得比没考上大学的强。他还告诉我，随着城市的扩张，赵家村已经被列入县城拆迁规划。不出几年，这里就会出现成片的楼房，拆迁后的村民每家每户都会分上几套房子。光吃租金，日子就可过得滋润。

“过几年，你再来看，赵家村一定大变样。那个时候，怕是连这个生锈的井头都见不着了。”那人说。

全牛席

听说过满汉全席，一看名字就气派非凡，南菜北菜各五十四道，扒、炸、炒、熘、烧、流水席津津有味地连吃三天，讲究的最是帝王家的豪奢，直叫人叹为观止——只是听说过，却没吃过，具体的色、香、味、形，只有想

象了。这里我说的是家乡陶庄的全牛席，虽说亦不常见，却是寻常百姓家也能办得起，只须贵宾到来而已。全牛席，因其主料均取之于牛而得名。冷盘十道，即牛耳、牛眼、牛鼻、牛心、牛肝、牛血管、牛皮、牛舌、牛腰、穿筋牛肉。说到这牛皮可让人稀罕了，世上“吹牛皮”的人不少，真正吃过牛皮的人不多呢。全牛席上的牛皮，加工起来却是比较费事的，去毛，刮去黑色表皮，便可见到乳白色的牛皮，入锅，大火煮，文火煨，功到自然成，薄薄的牛皮不到半厘米厚，煨好了，竟然有三公分厚。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发鱿鱼，一条鱿鱼干，经过处理后就会变得丰满起来。捞出煨好的牛皮，冷却，切成约两毫米厚的薄片，呈半透明状，在灯光的照耀下，十分诱人。

如果再配上红烧牛尾巴，那就更是锦上添花，那才叫真正的全牛席。相比牛几百斤的庞大身躯，牛尾巴确实不值一提。但当一盘香喷喷的牛尾巴端到你面前时